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
父廄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鬭雞走
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
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
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
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彔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
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
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
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䕫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

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青嵴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轆

轤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狪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宊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擐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為動頃之伏兵四起鞺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喀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勲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二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既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幷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鈠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

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
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
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
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
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
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
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
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
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
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

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深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

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内廄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陜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

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酹酒匶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諡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陜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禄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繗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粤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雷激雨

河飈馳三晉遂指崤函雍涼掃汎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蠹蘭遺孼豕啼螳奮有銍未膏有鼓未釁
公撫其徠乃戕厥慍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蹸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既寧河西復燬酒泉報傾金城告祲天水傳烽
咸陽偪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鴆睒睗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羈靮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既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𧄍以樂田畯露積崇墉車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儁於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疢公乞骸骨申命重巽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生之墓先生諱永脩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爲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譌言日三至先生

𡰥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僞札督

撫密疏以　聞得　温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

前事徵入爲中書舍人稍遷户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荗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饘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舂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敎子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二長即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補布政使司叅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楊棟基馮寔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

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禛爲之表鑱諸樂石傳示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況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

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塈
踊稍閒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
條理不以假胥吏旣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
牘請太守盤詧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
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
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旣而長子
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
誥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荊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嫗談田家事爲娛樂
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毋數戒以守官清勤

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皆能於其職爲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老謀欲醵錢作爲屛幛爲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寖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爲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殁
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櫬含辛茹檗三十餘年闔
户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　封命
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膢臘兒女滿前
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
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
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爲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踴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乏若復合錢市饔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
戾矣汝曹備官於　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此少工詩脫稿即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所存惟茹荼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予之以爲别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覯也考母行事庶無忝焉其爲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雯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霈已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霦恩拔貢生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爲
其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
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
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
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
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
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諡恭定郝公惟訥等十二人己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兖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
之例　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韙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貴每石價
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
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
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
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
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
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
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
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

夫查叛產與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
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
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
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
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
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
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
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
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洊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幷有婦德母儀令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

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東強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鄢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遵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帝以鄉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闈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

亡敢骫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
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
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斵人臂公捕置
諸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
後廢圮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
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
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
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
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横有司莫敢

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
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請南爲謝過乃已
自是藩人亡敢横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參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
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茭扉屨所需咄嗟立辦
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
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參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
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
爲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衞塡海江漕即
難視山海有間矣吾樂爲其易誰爲其難者於是

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欠州縣借允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絶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
吏那移折耗漂没浥爛積年無徴者本折又幾二
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虚軍民感公德相率
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
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别業倣仙
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
矣次子逢麻令武康迎養廨舍銅官風渚間幅巾
筇杖時以山水自娱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
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
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丘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逄庥令武康自矢飲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稺訪令治行既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敎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庥貢監生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于豸繡李祚之其壻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庥子三牧吉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綸虎頟驕王慴伏盤根錯節力媲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
苗懷新泠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葉

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將易簀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

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廵撫都
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
黃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
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
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
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
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
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
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舉
於鄉已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

爲諸生固窮至是氷蘗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鬩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偫息諍訟禮學校

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絶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爲奸利君條十事上之廵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

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
尚功焉已酉爲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出
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
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
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堯
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
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
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予嘗評次
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 旨中外
官舉博學鴻儒以備 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爲

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畀詞望走朝貴之門伺閽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户明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方鵠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絶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巳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

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
君應手竄改或竟刻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
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
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
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謠
外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
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
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
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
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　封宜人與君

共貧賤憂患有壼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覃恩敕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恩詔加一級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贅曳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維山笙鑒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

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蜕此山邊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獲聞其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誡心抃者不啻辟咡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充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棗強縣丞爲政平恕莅事明决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詿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留不可則宿舂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既歸開門授徒户屨恒滿其訓心扑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僤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逋欠契剪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寠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敎及獻賊躙蜀屠戮靡孑遺胔骼狼藉道路亂定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刼餘枯骨復于土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鄙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鬬諍爲恥獄訟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吴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乃復故廬謂心抃曰　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而逝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秋八十有四官𣓨強縣丞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配李氏　敕贈孺人有闇德黽勉有無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子科舉人内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孫五人梓榁松柏枏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眞行同王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宫閟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後昆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五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上震悼恩䘏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賜阡既刻王言於豐碑蛟龍贔屭照耀萬古用

修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
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
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
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
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
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
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
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
遼遂為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
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叅議即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
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
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
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録成加一品服俸皖屬
頻旱民多流亢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為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為一畛二十畛為一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畘中之經界二十畘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

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饟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令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間上稔公才特　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

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别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　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黄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

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仰秉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畀修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絶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皁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皁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洮汰無餘兩運口既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衞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顔有喜　御書閱河堤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幙皆異數也黄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専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泇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入黄河黄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横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賈夫輓
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
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
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
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瀆
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
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
異言者蠭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
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
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
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陜西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
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
公老病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
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
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　命公
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
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
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
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
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
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
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輀既歸　特命入都城
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
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謚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黄河所經昇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昇地能不漫潰乎讓爲繕完故堤增昇倍薄乃爲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
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
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
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
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洟跛倚世父副使公彥
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
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
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
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
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

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黿帝命寶臣康厥屯秉權蹈毳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沄沄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諠公騎箕尾民煩寃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粱刺菡肥公方貧窶幷日而食尸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母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躝安廬閒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困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

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　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朶顏三衞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蹏跡順

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内地之用工部購其
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爲非
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　敕印專往采辦而
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
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塲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
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
爲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
榷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爲詞
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爲冠蓋餽遺地公慨然
曰即如是萬金入賔客之槖而善良破千家之産

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絶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滸薪烝匱之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　朝旋有治河南旺之　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閘分司爲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滞而從事焉往

往佳泉殊境猨鳥路絶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
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
新泉若干排其支逺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
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
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
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
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
歸五年連居内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
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
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

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
待弟漢恩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
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
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
儼若朝典族子欲鬻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
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
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
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
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

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鈞禮其厚德類如是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為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為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沉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為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御試屢在

高等　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巳亥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近就宂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𡰥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遝叩關入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間說之曰公爲名藩上

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鎭東粤粤民望公
如父母今粤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闇淺慮
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粤民德王
兼德公事在反手間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旬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況重以積逋
乎令奉行無狀敲扑繫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　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張

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
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
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
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貰汝死自今日
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
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
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
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
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内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

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入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韙公言明日駁正上 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即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殁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賙䘏之久而不衰既病猶較刊靳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濼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嚴㟥肇向大觀史尚轍俞瀕輩指不勝屈故世以公爲知人所著㲉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巳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巳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宮洗子達遠皆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公爲後進宮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濩落遠浮南溟化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榔昌厥後人增式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壥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陛納陛生如升則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於邳州之那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旣破賊閻怒將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兖東道蔣君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褫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内幾興大獄會楚人吳
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牵復也
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恫瘝之切
於巳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
户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囷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
石比户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
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
傳甚靈異旱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
構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
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靈雨河魚大上民多仳離公歎曰神告我哉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鼠雀搆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　闕上書理前事得　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喆生以冠解額後入翰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成遂舉進士既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脡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疾也不櫛不剔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墢流離滇雲四十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擕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晩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巳巳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届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匶側内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敎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巳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内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瑝佩瑀佩璠佩琚佩珞

佩珩佩瑋佩琳佩瑺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孟暐李某其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先生不隱亦不仕爲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復始睢陵即丘延厥嗣沂水艾山觀贔屭有道之碑庶無媿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麴信陵三人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爲史家採掇鏗耀千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

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嶽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

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户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鋗劉光禄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録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内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麴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

爲師清吏胥綏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相錯謠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居易之稱信陵也祗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

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既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今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埽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既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

如丹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勅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庥孫若干人銘曰

麴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櫆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

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
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
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
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
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
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卽
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
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眉廣
顙而多顧人呼曰顧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衞河之西葺園

盧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網蟹斷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浩翁漁父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仰然亦不爲嶄絶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名親故置酒高會或圍棊博簺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慷慨白有司得解仇遂并螫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

廷櫆之幼也君誡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
徉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
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
失身萬事瓦裂愼之哉廷櫆居京師十年孤詣獨
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
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誡其子咸咸睡頭觸屏
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謅也以視君
父子閒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
弈棋馬矟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弈棋而已君雖不得志

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嵚嵜跌宕豈愧名士

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

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櫆曹出也郭撫之三十

年不啻所生而廷櫆事郭如其之事祖母亦至孝

里人兩稱之廷櫆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

内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

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

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